



紫月芽



新蕾出版社



紫月芽⁰²

董天柏 著

青 春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 (90) 004号

内 容 说 明

这部集子是作者近两年新作、精品的展示。他有着深厚的阅历，生活“吃得透”，故创作源泉汩汩，加之他并无雕饰，轻松、流畅的文笔，更显出“真功夫”。作品读来感觉透亮、清纯。

责任编辑：王公惠

紫 月 芽

董天柚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1字数135,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07-0849-X/I·226 (J)

定 价：3.40 元

目 录

1	蜂葬	1
2	桃花岭上	13
3	脊梁	22
4	“红字行动”	35
5	豹花马	48
6	那不是太阳	61
7	姐姐树	79
8	酒王	88
9	花瓣岛的等待	104
10	迷宫	118
11	面童	126
12	相逢花	139
13	跛儿和僵牛	157
14	绿梭岛	180
15	紫月芽	191
16	逃学	241
17	鹿角木	256

18	无名蝶.....	266
19	事故多发段.....	274
	后记.....	292

蜂 葬

太阳在麒麟山下融作了一汪金液，沸腾着，光焰熠熠。晚风拂动着一畦畦的人参苗。那剔透的参叶，宛如拿紫铜片刻镂而成的，格外美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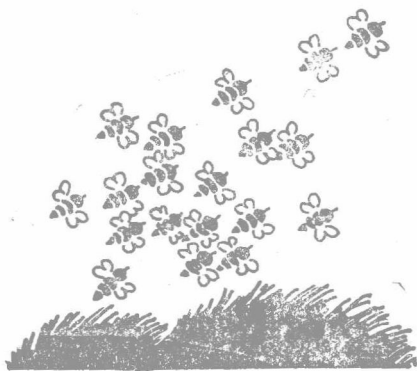
豹爷回到院里，将半干的旱烟叶卷拢，足足有手指头粗。他不喜欢吸“洋烟”。他刚刚划燃火柴，要将那潮气极重的卷叶烟点燃，突然孙子姜毛气呼呼地跑进来了，恶狠狠地说：“爷，二林家小崽踩了咱的人参苗，我……”

“你怎样？”爷的瘪嘴从卷叶烟上松开，问。

“我铲他家的苗子去！他是故意踩咱的！”

“坐下！”爷严厉地一指檐下的三足木凳。

姜毛刷一下蔫了。全村的人，谁在豹爷面前都得规规矩矩。这不是因为爷当年曾经在老林里捕狼擒豹，而是因为……因为什么呢？姜毛一时



间又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豹爷就这么一个宝贝孙子姜毛。看到孙子一时间变成了冻僵的小蛤蟆的架势，不由心疼了。他把一只石鼓搬到孙子旁边，齐挨挨地坐下。

“毛毛，爷给你说一段古！”

毛毛一听，气儿噗一下就消了。“讲故事吗？”

豹爷道：“不是故事，是真事。”一口烟喷出来，姜毛呛得咳。爷赶紧在石鼓的侧面将烟掐灭，“省得毛毛讨厌尼狗（古）丁！”听，还弄个新词儿。

姜毛催促道：“爷快讲吧！”

爷捋捋嘴巴，慢腾腾地说：

“老林子里的事情，鬼听了都怕……”

你知道，咱老家不在吉林，在关里的滦州。那年我十岁，因为药死了城里“福东成”商号的一条大狗，便逃出来。进了东山里的时候，不是伏天，是春天。老康家和老王家为了争夺我这个老疙瘩，打架了，他们都认为新手有运气，其实，我不过是个挖人参的小劳动力，那时我连一片人参叶子都没见过。

两家动了大棒、刀子，我却趁着夜逃了，我怕是留到哪一家都会有祸。

我早就听人说，进了参拨子，东家就能供给吃喝，一年只等进了伏天进山，忙上一个月，采到参，就算对得起东家了。还听说高粱米干饭顿顿管饱，还有花脸蘑菇炖肉。我已经半年没尝到一丝荤腥了，鞋子早烂了，两只脚后跟像黑铁球，还裂了一道道血口子。有一回，我在泡子（大水坑）里照了照，嗨呀，我瘦成了一个长毛鬼了！可是，我到底没进拨子。

我在老林子外头等着春暖花开。我盼着到时候——到时候就是夏天——去挖人参。我想发财，想发了财回关里，养活我的老爹、老妈。

我逮鱼，烤了吃。也烧野牲口肉吃。没准也到户里讨饭。赫哲族、鄂伦春族、蒙古族、朝

鲜族，啥人家我都去过。记得头一回吃酸奶子，险些把肠肚儿呕吐出来。后来，奶皮、奶油、奶豆腐都吃顺了口，炒米也爱吃。一位老“叉巴干”（大娘）送给我一件“得勒”（长衫），我才没冻死。

长话短说吧，我到底第一次进山挖人参了。可那不是我自己，是跟了一个外号“三只眼”的拨子头。“三只眼”曾经领过三十年的拨子，后来与东家闹崩了。他独自在山外头转悠，遇上了我。

“我也是关里人！”他说，“老家在榆关。”

我很怕他，他的模样，总是令我想起我一路住过庙里的周仓的泥像。

“朝后，你是我的儿子！可是进了山，咱们是把子哥们！挖参讲究把子，儿子、老子算狗屁！”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话。他给我讲了三天三夜，都是进山挖参的事情。他一会儿管我叫哥们，一会管我叫儿子。叫什么我都得答应。他的眼睛盯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只狼。

“你要是胡来，我就把你喂了野猪！”他说。

原来，进山的规矩是很多的。他一样一样教

我，我一样一样记在心里。他还给我讲了好几件挖参的人贪财害命的故事。他还给我讲了野猪沟，说那里有的是人骨头和烂衣裳。我夜里总梦见野猪群包围了我。

那一天，他丢给我一把攘子，一副鹿皮裹腿。裹腿打起来，不怕长虫盘，长虫咬，攘子可以把盘在腿上的长虫割断，还可以剜东西。

我们一人拎着两条红柞木赶山杖，进了山。

人家大拨子找参，是五尺远一个人，齐推着往前走，拉大网，用赶山杖拨开草丛，找参秧。我们就这么“哥们俩”，就是走到哪找到哪了。我们往大山老林里猛钻。“三只眼”老家伙平日里话很多，这会儿一下子成了哑巴。

我们走了一整天，黑了，在一处山坎旁边过夜。我看见一个白花花的大树墩，忙坐下去。

“三只眼”见了，一脚把我踢下来，吼道：“混蛋！”

我立刻想起来，砍剩的树墩，是山神爷的桌子，哪里能用屁股挨！我们“哥们俩”跪在桌子前，“三只眼”铜喉铁嗓地说：

“山神爷在上，我们把子哥儿们求您了：让我们放一回山（挖一回人参）吧，求您把猪熊老虎圈一圈，别让我们碰上。求您赏给我们一个两

个棒槌（人参）。我们谁要是长了贼心狼肝花，叫他出不了山！”

我们咕咚咕咚连磕三个响头，才去琢磨吃的。干粮还有，花脸儿蘑哪都有，比草帽还大，我们先烧烫一堆石头，再用热石头煮蘑菇吃。这一整夜火都不断。第二天，又往山里走。我们碰见系着红布条的大树，就行礼磕头，“三只眼”说，那是树神；我们还碰见一条比海碗还粗的长虫，它含着一只兔子，盘在树上。我们也给它行礼磕头，“三只眼”说，那是长仙。

第三天，我们挖到了一根棒槌。

“爷爷，是翻掌子，还是灯台子？”姜毛打岔了。生长在参乡的娃娃，耳朵眼里早就装了不少关于人参的学问、人参的故事，他也知道，一根茈叫翻掌子，两股叉的叫灯台子，也叫二甲子。“爷，那棒槌，是您发现的，还是三只眼发现的呢？”

豹爷伸个懒腰，故意张了个哈，慢吞吞地说：“快去做作业吧，对了，你还要去铲人家的参苗呢！”

姜毛大黑眼珠叽哩咕噜直转：“不嘛！爷您先讲，撞上棒槌啦！”

爷满足地抚摩着孙子的脑瓜，说下去。

当然爷没看见，人家三只眼，是出了名的，连后脑勺都能发现狼虫虎豹，棒槌灵芝！我当时在他前边，把大棒槌落（lǎ）过去了。我只听他喊了一声：“棒槌！”

我忙回头：“什么棒槌？”

他已经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五心伏地，说：“系上彩吧，是五品叶！”

我急忙掏出一绺五彩丝线，把参秧系住，线头交给了“三只眼”。这彩线，他要抻住，不然，那参就会逃掉的，要六十年后才能再次出世。——在参拨子里，谁都这么说。

我直心跳。先提了赶山杖兜了个圈子，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然后才挖参。挖参不许见铁，我用的是“三只眼”的鹿角簪刀。

这棵参，真不赖，秧子粗壮，长了有几年了。我挖得很是小心，汗毛粗的须子都怕碰断。直到全部挖出来，“三只眼”才坐起来，把被他擦湿了的花丝线缠绕在棒槌上。“山神爷，我们这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啊！”他拍拍我的胳膊，我们一起朝参坑磕了三个头，恭恭敬敬地，用土把坑子平好，坐下来，歇着。

他掂着那小胖胳膊似的人参，长叹一口气，扯心拉肺地说：“老娘啊！你看，老天爷不留绝人之路，咱得到山宝了！您别死啊，等儿子回去，一定孝敬你槽子糕吃……”

那年头儿，小户人家一年能吃上一包槽子糕，那福儿就算齐了天了。

我们往回走了，挖山宝的人，不能贪心，老林子里随时都有危险。

“王恩哥”鸟儿在林子顶上叫，一大群。传说是这种鸟儿专吃人参籽儿，参籽儿若从它嘴里掉在地上，就入土60丈，过60年，才发芽。

我们回到第一天进山过夜的地方。那晚上，我们吃的是烧长虫。“三只眼”剥蛇真麻溜，他不怕蛇盘在胳膊上，只专心地将蛇嘴剥开，那蛇一疼，滋溜一下就蹿出去整条肉身子，蛇皮筒儿就丢下了。我们烧了七八条，“三只眼”吃得飞快，比吐噜粉条还快。我不敢吃，又抵不住饿，很小心地吃了一条肉，倒也挺香。我还是用花脸蘑菇填饱了肚子。

天亮的时候，他突然在地上翻滚，说肚子疼，说是肠子断了。我急得没办法，要背他往外走。他说：“小老疙瘩，我快完了，我出不了林子了，我立也立不起来，我……我完了。”他闭

死了眼。我心疼他这个懂得孝敬老娘的汉子，我知道他这人很不错，我们既是一同来的，就不能把他丢掉。他整整躺到天黑，我三次离开他，是去找长生草，逮土拨鼠，抓长虫。他躺着，我把东西烧熟，把长生草用烫石头煮烂，我流着眼泪侍候他一天一夜。

后半夜，他突然哈哈大笑，震得我耳朵鸣儿鸣儿直响。他拨楞一下跳起来，煞煞腰带，揉揉眼窝，猛地朝我胸脯上就是一拳头：

“嘿！”他大喊道，“好羔子！”

我吓坏了，这个“三只眼”，要干什么啊？

他抄住我的屁股蛋儿，把我端起来，嗖嗖嗖转了三圈，咕咚一声，扔在火堆边，说：“中！心眼不赖！我他娘的有啥病？我敢跟熊瞎子摔大跤！我啥病也没有，不过要试试你的小心肝儿！你他娘的没跑，没拐着山宝跑了，是好种！”

我这才明白，这老参头，是装病试探我。

我啥也没说。说啥？人家病了你就逃，那算人吗？

事情出在第二天，我们在老林子边缘上遭了险！

“碰上野兽了吧？一猪、二熊、三老虎！”

姜毛快要挤到爷膝盖上了，““三只眼”不是敢和熊瞎子摔大跤吗？”

妈妈招呼吃晚饭了。

姜毛不依，讨好地对妈妈说：“我和爷最后吃，我替妈妈洗碗！”

爷说：“不中！你作业还没写，明天老师不饶你！”

姜毛说：“爷，我不骗您，今天的作业，就是写一篇短文，我的题目早想妥了，就是——您猜！”

爷想了想，说：“敢情就是《踩参苗的和铲参苗的》，对不对？”

姜毛说：“我还没铲他家的参苗呀！您没猜中！爷，我告诉您吧，我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爷爷》！您快讲，爷，讲啊！”

那么一个土坎，有丈把高。我怎么看坎子上头那棵老桦树，生出了一根红叉子，红叉子是秃的，到今天回想起来，那可能是一只小兽趴着不动弹，可当时我心里咬定：那是一棵血灵芝（紫灵芝）！得了人参再采到灵芝，这是多大的福啊！我一颗心扑腾得快丢了。

我往后退了几步，憋住一口气，就往坎子上

冲。我相信，我能冲到坎子顶上去，因为那坎子不是很直的。我的两手已经够着坎子顶了，怕掉下来，我捋住了一大撮霸王草。我只要一纵，就上去了，可是，那撮霸王草带着土劈了下来，我从坡子上出溜下去了。

出溜下去，怕啥？再冲啊！可是，我还没落到底，就听轰一声，就像——我说不出像什么，我脸上、脖子上、手上，乱锥子扎的一样，我疼得嗷嗷叫，直滚下去。

我已经明白，我完了！这叫碰上“地雷子”了，地雷子，就是土窟窿里的蚂蜂群！

进过老林的人，都知道，毒蜂从来不放走半个活人！有一种牛筋蚂蜂，个头有大蛾子那么大，三十只、五十只就能要人的命。这一群，不是牛筋蜂，但是个头多得无其在数，简直就是一团黑雾，把我团团卷住了。

我大喊大叫着，闭起眼乱跑，没出两步，我跌倒在树丛子里。毒蜂不放过我一点点皮肉，而且往领子里、袄袖里、裤腰里钻。

这时候，我听见“三只眼”大吼着冲过来，他命令我别动，他用布衫在我身边猛扑猛打，还“山神、山神”地一声声恶骂。

我趴在树棵子里，装死，用袖子蒙着脸，听

“三只眼”越折腾越远。我偷眼瞅瞅，他已经离我有十几丈远了，他要得像旋风，蜂群也像旋风，旋风裹住旋风，“三只眼”就是上天入地，命也注定是交给蜂阎王了！

他招惹着蜂群，越折腾越远了。后来，他劈拉着嗓子喊了一句：“回到关里，看看我的老娘！”

他仆下了，也就没了声气……

“三只眼”替我死了，掐掐指头，到今年整整一个花甲，六十年。

毛毛许久不说话，他脑瓜里是毒蜂的旋风，是挣扎的“三只眼”。良久，他小小的人儿，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待躺在炕上睡下的时候，姜毛才问：“那棵人参呢？”

爷爷淡淡地说：“当时归了我，出了山，归了土匪了……”

“那个‘三只眼’，真好……”姜毛惋惜地说。

爷爷翻过身，要睡了，他喃喃地说：“有比人参更值钱的玩艺啊……”

姜毛大黑眼珠久久地瞪着天花板。

爷爷打起了鼾声……

1988年